



五月天

□庄学

舌尖上的故乡

□郭建立

去台湾的旅行团里，大多数游客都带着旅行包，而邓女士除了旅行包，还多了一个蛋糕盒子。大家风趣地调侃：“去台湾，还不忘过生日呀！”邓女士解释道：“里面装的不是蛋糕，是干饼。”

干饼我们都不陌生，用面粉兑适量的水、盐和芝麻，和成面团，然后把面团揪成若干小面团，擀成薄薄的圆饼，放在鏊子上烙熟，再在炉火上烘干，就制成了干饼。干饼吃起来又香又脆，如今它只是一道普通的小吃，而在生活艰苦的年代，只有家中的小孩子才有资格享用。制作干饼的，通常是母亲、奶奶和外婆。

旅游也带着干饼，足见邓女士对干饼的喜爱，我想。

去机场的路上，大家已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，谈论着各自对台湾风光的猜想，阿里山、日月潭、澎湖湾……

我喜爱诗文，对台湾感触最深的莫过于诗人笔下的乡愁。余光中诗里那浅浅的海峡，席慕容笔下那月光中的清笛，于右任诗中那高山上的远眺，只要轻轻诵读，心间便乡愁弥漫。

如果能有幸在台湾见到家乡人，找到那种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”的感觉，不知心里该留下怎样的震颤。

抵达桃园机场，已是灯火阑珊，天带着蒙蒙细雨。

一进旅馆大厅，一位头发花白、身形清瘦的老人便激动地在旁人搀扶下站了起来。邓女士迎上去拉住老人的手，介绍说，这是她爷爷，今年95岁。

老人亲切地向我们频频点头，我们也争相举手与老人打招呼。

邓女士的干饼是给爷爷带的。她爷爷曾是国民党军官，大陆解放前夕，随蒋介石的部队撤退到台湾。

邓女士的爷爷是当年由大陆到台湾的120多万人中的一个。

一道海峡相隔，台湾多了120多万颗漂泊的心，大陆多了120多万个破碎的家庭。

有离乡的人，就有扯不断的乡愁。120多万人，该有120多万个故事、120多万份乡愁——

13岁的他，上学路上被抓为壮丁，从此远离父母，孤单地漂泊在台湾。

与青梅竹马的恋人死别来到台湾，他与恋人只能望眼欲穿、相思成灰。

女儿刚满1岁，来不及品味初为人父的喜悦，他便跨过了海峡，女儿只能夜夜奔跑在他思乡的梦中……

尽管当时台湾当局制定了偷渡回大陆者判处死刑的严酷法律，但依然有人腰上绑着葫芦铤而走险，理由只有一个：想家。

等不到两岸通航那一天的，只能把墓地向北方，因为北方是家乡的方向。

20世纪80年代，两岸终于打破30多年的阻隔，由封闭走向开放。

耐人寻味的是，推动坚冰融解的不是枪炮的威力，不是政治的对抗，而是台湾老兵一浪高过一浪的想家的诉求。

于是，回家的人潮犹如开闸的洪水。

回乡，回乡，家中再也见不到慈爱的母亲。30多年的相思泪，化为滂沱的雨，洒在母亲芳草萋萋的墓冢前。

回乡，回乡，当年的恋人，守着不变的诺言，早已抑郁而终。仰望苍天，泣血追问，为什么有情人只能阴阳两隔？

回乡，回乡，牵挂的女儿早已长大成人。在没有父爱的人生征程上，女儿是怎样一步步走过人生的风雨和世道的坎坷？

邓女士的爷爷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回过两次家，他踏上乡土的一刹那，该是怎样的情景？我不忍心追问。自我们旅游团踏上旅程起，孙女的行踪便成了爷爷关注的焦点，一天几次电话联络，老人倾注的是对亲人的依恋，对家乡的眷顾。

骨肉难离，血液于水。感谢海峡两岸开放互通，台湾不再遥远，海峡不再是天堑。

双脚踏上台湾的土地，我庆幸我是以游客身份而来，再没有辞别双亲的不忍，再没有有情人抱恨终生的无奈，再没有明月寄相思的哀怨，有的只是阿里山的歌声、日月潭的浪花、椰树林中的笑语、海边沙滩上的惬意。

7天竟是如此短暂，转眼就到了归期。邓女士的爷爷在亲属的搀扶下早就候在机场大厅。说不完的话，合不够的影，恨不能将时光倒回7天前，看着他们紧紧相拥，依依惜别的场景，在场的人无不动容。

邓女士留下的干饼，老人一定会慢慢咀嚼。无论走多远、走多久，故乡永远是生命的根，是灵魂的栖息地，纵然老得再也无力踏上乡土，也要把故乡的滋味留在舌尖上，细细品尝。

落花极尽妖娆，五月风清日朗。一场花罢，一场花开。这是一个喧嚣的五月，这是一个膨胀的五月，也是一个躁动的五月。五月，因了它的这些特性，能有一个静坐阳台手捧书卷的机缘，更是难能可贵了。

其实，五月是适合读书的。阳光不燥，清风和畅，书香远飘。青年诗人高野的“读书时间”书店开得红红火火，本市作家的文学书籍也在书店有了一席之地，儿童、少年、成年人常在书店里徜徉，牡丹广场上新竖起了一顶大大的帐篷，里面摆满了各类书籍，雅俗共赏。

古时之人，有读书的传统，无论是为了“颜如玉”还是“黄金屋”，或是为了其他，都讲究一个“诗书传家”。古人有“五福”之说，除了“寿”、“富”外，其中还有两条关于幸福的标准就是“康宁”和“攸好德”，这两条都是需要以读书来充实内涵和修为身心的。感受阅读，文人更是如此。杜甫读书读得随意，“雨窗卧花丛，夙展展书卷”；白居易则是雅读，“书床鸣蟋蟀”是也。但是无一例外，他们都是伴着自然之声，沉醉在阅读的快感之中。张大千是知名画家，对于读书也留下了一句名言：作画如

欲脱俗气，洗浮气，除匠气，第一是读书；第二是多读书，第三是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。是谓书田洗心哩。

五月虽然是躁动的季节，窃以为，季节的躁动与读书并不矛盾，书本的书与自然的书应该是并驾齐驱的。读自然之书，走读于洛阳的山水间，使你醉心于追溯历史，感受那深厚的文化积淀。夏城商都周邑汉宫，城阙重重；银爵铜鼎铁戟金樽，古风拂面；运河粮仓驼铃三彩，华物流觞；马寺龙门洛花神赋，彩章绚烂。走读于洛阳的山水间，犹如穿越历史的重重帷帐，古今观照，放眼未来。洛阳，不应该仅仅是一声“废都”的轻叹；洛阳，也不能仅仅是束手的观望；洛阳，更不是墨守陈规的守成……洛阳，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好书。

热闹自然是热闹着，宁静自然是宁静着。宁静于初夏的骚动，思绪却难以真正地宁静，它漫天地飘舞着。洛阳的历史文化很丰富，文化产业却很骨感，这是令人尴尬的事。好在一些有志之士除了走读洛阳外，已经开文化产业先河，实在是值得称颂的事。在五月风清日朗的日子里，我默默地为他们祈祷。

爱情茶

□梁惠婷

夏日里，泡一杯清新的菊花茶，坐在窗前慵懒地喝着。窗外景色撩人，窗内茶香袅袅，不禁想起爱情来。

词人李清照是喜欢喝茶的。读她的《金石录后序》，里面有：“每饭罢，坐归来堂烹茶，指堆积书史，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，以中否角胜负，为饮茶先后……”她与丈夫赵明诚在饭后一边饮茶，一边互考记忆力，给后人留下了“饮茶助学”的佳话。那时候他们夫妻情深，爱情缱绻。一段茶事，是一段爱情的印记。

无独有偶。清人郑板桥也因茶而牵出一段情事，他在《扬州杂记》里记述了这段“茶缘”：春日扬州，他晨起于郊外漫步，见一户人家，叩门而入，有一老妇给他捧来一碗茶。他见墙壁上贴着

自己的诗词，原来妇人十七岁的女儿是他忠实“粉丝”。女子艳妆而出，请求郑板桥为她作诗写词，他欣然应允。后来他与女子订下爱的誓约。此后，女子开始痴心地等待，再加上程羽宸的义气相助，才子佳人终成眷属。他的《竹枝词》中云：“溢江江口是奴家，郎若闲时来吃茶。”或许这段良缘有关吧。

古今爱喝茶的作家数不胜数，他们笔下不乏跟茶有关的爱情，兀自散发着茶的馨香。

《红楼梦》第八十二回写贾宝玉下了学，到潇湘馆看望林妹妹，黛玉忙吩咐丫鬟紫鹃道：“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，二爷如今念书了，比不得头里。”上了一天学的宝玉，此时想必已头昏脑涨，深谙茶道的黛玉知道龙井茶的提神醒脑的功效，可见她对宝玉的关爱。那是一杯善解人意的爱情茶啊！

张爱玲爱茶成痴，所以她笔下的爱情，借着一杯茶，而氤氲出别样的风情来。《半生缘》里，顾曼桢与沈世钧在饭馆里偶遇，他们要跑堂拿纸来擦筷子要不到，曼桢便道：“就在茶里涮一涮吧，这茶我想你也不见得要吃的。”她顺手便帮世钧把筷子洗了。自此，因了这一杯茶的缘分，他们开始了那悠悠的半生缘，开始了令人揪心而惆怅的爱情。

茶香里，我也想到了自己的爱情。知道我爱喝茶，手里捧着的茶杯是他送的，茶杯上印着一句话：可以清心也。五个字刚好将茶杯围上一圈。他说这是一句循环文，首尾相接可以从任意一字读起。我喃喃念道：“也可以清心，心也可以清，清心也可以，以清心也可以，可以清心也……”原来，爱情也像茶一般，可以清心也！

一杯渗透着爱情的茶，如此耐人寻味。

